

动词 AABB 式状语的语义类别研究

全立波^{1,2}

(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动词 AABB 式内部成员是有差异的, 在作状语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从状语与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着眼, 动词 AABB 式状语与动词在语义组合上可呈现出三类状态: 黏着态、伴随态、自由态, 这可从动词 AABB 式状语的语义特征与内部、外部形式上体现出来。

关键词: 动词 AABB 式状语; 语义类别; 语义特征; 语法形式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4)07-0165-04

在本文的讨论中, 无意区分是双音动词的重叠还是单音动词的叠结, 一律以“重叠”名之。在汉语中, 动词的重叠较为普遍。一般而言, 一部分双音动词 AB 有两种重叠方式, 可形成 ABAB 式和 AABB 式, 一部分单音动词 A、B 也可叠结成 AABB 式^①。对于 ABAB 式, 学术界颇有研究, 而对于 AABB 式, 研究主要集中在构成基础、语法意义和相关格式的比较几方面, 但对具体某一用法的深层语义差异研究还比较欠缺。本文将考察重点放在动词 AABB 式状语的语义内部差异上, 正是在于目前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强调动词 AABB 式作状语功能的同时, 似乎忽视了它实际作状语的能力; 在重视动词 AABB 式与形容词 AABB 式内部差异的同时, 却忽略了 AABB 式自身作状语的内部差异性。

1 动词 AABB 式状语的“态”

语义指向理论非常适应于汉语这种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不一致的语言。在考察中发现 V 作状语在句中语义呈现多指性的情况是存在的, 所以, 在这一部分主要是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 V 作状语时内部的语义差异情况:

- (1) a 这件事沸沸扬扬地讨论了很长时间。
b 他断断续续说着。
- (2) a 黑孩拎起一只空水桶, 踢踢踏踏往外走。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b 大坝上, 人们抬着土筐来来回回地奔跑。
- (3) a 这件衬衫吧, 缝缝补补地穿了好多年了。

b 他冷笑着走过, 恶毒地啐了一口唾沫, 摔摔打打地丢着农具。(刘恒《伏羲伏羲》)

一般说来, “时间性”是动词的典型语义特征, “动词的时间性不仅表现在词汇意义上, 而且还表现在与之共现的各种语言成分上。”^[1] 动词修饰动词的能力很弱, 但动词 AABB 重叠式修饰动词的能力明显要强于动词, 这不仅与是否具有“状态性”有关, 同时还与状态的“时间性”有关。“状态性”是区分能不能作状语的问题, 而“时间性”是决定动词 AABB 重叠式能否自由作状语的问题。

在时间上, 上面 3 组例句的 V 所表示的状态与谓语动作的关系呈现出两种情况: 例(1)、(2)中的“沸沸扬扬”“断断续续”“踢踢踏踏”“来来回回”是显现于动作发生时, 状态与动作是共时的, 所以这些重叠式作状语比较自由; 例(3)的“缝缝补补”“摔摔打打”, 前者不存在于动作发生时, 后者与其后的动词都是陈述同一动作行为, 甚至谈不上什么时间关系, 可见状态与动作是非共时的, 所以这些重叠式作状语的能力明显会受到限制。

在意义上, 例(1)的“沸沸扬扬”“断断续续”与例(2)的“踢踢踏踏”“来来回回”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状语语义指向谓语动词, 是一种与动作同时出现的表方式的状态, 失去动作, 状态无所依附, 因而可看作是一种黏附于动词的表方式的状态, 可称为“黏着态”。后者是状语同时语义指向谓语和主语, 是主语所表现出来的伴随动作而同时出现的一种表方式的状态, 可称为“伴随态”。与前两组不同, 作为非共时性的例(3)的“缝缝补补”“摔摔打

收稿日期: 2014-04-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湘教通[2004]284号); 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湘哲社领[2010]14号)

作者简介: 全立波(1978-), 男, 湖南沅陵人,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汉语方言研究。

① 为了行文简洁, 本文用“V-v”代指动词 AABB 重叠式修饰动词形成的结构。前“V”代表动词 AABB 重叠式, 后“v”代表谓语动词。“S”代表主语中心语。

打”这一类状态是指向主语,而又与其后面动词动作缺乏直接语义联系的一种动态,本文称为“自由态”。

2 黏着态动词 AABB 式状语

2.1 语义特征

所谓“黏着态”状语(记为 V_1),是指状态附着于动词,动作不显现,这种表示方式的状态就无所依附,其在与动作相联系的同时,并不联系句中的其他成分。所以,这类重叠式首先具有[方式性]。例如:

(4)他还在抽抽搭搭地哭。

(5)他反反复复地想着。(莫言《枯河》)

能表示“黏着态”动词重叠式的绝对数量较少,在我们所收的语料中共4例,占总数的7.1%,列举如下:

沸沸扬扬 断断续续 抽抽搭搭 反反复复^①

如果把这类重叠式用 V_1 表示,可对 V_1 的语义特征作如下分析:这类状态的出现必定与一定的动作相联系,必须通过动作才能显现,动作一旦消失,状态也消失,比如例(4)的“他”如果不是哭着,就无法体现“抽抽搭搭”,状态必须通过动作来显现,因而是[共时性]的。余以类推。

同时,这类状态与动作发出者没有直接的联系,换句话说,这类状态的语义里,并不蕴含与事物相关的因素,这类状态并非事物的状态。比如例(1)(4),我们不能说“这件事沸沸扬扬”“他断断续续”“他抽抽搭搭”。即使某些重叠式有时能说,也与作状语时所取的义项不同,如例(5)可以说“他反反复复”,但表示的是“他反复无常”,而不是“动作一遍又一遍”的意思。因此,这类重叠式状语具有[-名物性]。

可见,凡是与[方式性]、[共时性]、[-名物性]这三个语义特征相冲突的,都不能表示“黏着态”。 V_1 的这种语义特征,可从 V_1 所在句子的形式上找到相应体现。

2.2 外部形式

2.2.1 语音特点

语义表“动量少”的动词重叠式 AA、ABAB,其语音特点朱德熙先生已作过精当的分析^[2],即后出的 A、AB 要轻读,分别构成“中轻”和“中中轻轻”语音模式^[3]。而我们发现上面所讨论的黏着态动词 AABB 重叠式的语音特点是最后一个音节要重读,即构成“中轻中重”这样的语音模式。张谊生^[4]也有类似看法。比如上例中“沸沸扬扬”“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等在句中就分别读成:

fèi fèi yáng yáng duàn duàn xù xù fǎn fǎn fù fù

至于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此类重叠式语义表“动量多”有关,兼之在整体上不可拆解,A、B 不可易位,几乎凝固为一个词:整个格式的语义表示“动量多”,很容易在读音上体现为最后一个音节重读(实际上这正是现代认知功能语法中“语言的一个形式对应于一个意义”的“成分

象似性原则”的体现^[5]);整体类似为一个词,很容易引起第二个音节读轻声,也自然会“用时短”^②。

2.2.2 “地”的自由隐现

关于状语与中心语之间“地”字的隐现,现代认知功能语法的“距离象似性原则”(概念之间的距离跟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相对应^[5])能给予较好的解释。这一点,反映在本文所考察的黏着态动词 AABB 重叠式状语上, V_1 是附着在 v 上的,说明它们之间距离近,理论上来说,应以不带“地”为常。

(6)但他连郭晋云的相貌特点都记不清了,只反反复复唠叨一件事:“他会……”(刘恒《虚证》)

(7)你要反反复复想,反反复复地看,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告诉我。

以上两例与例(5)的对比显示:此类动词重叠式在形式上总的表现为带不带“地”是自由的,即使是修饰单音节动词也是如此,如例(7);但是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受音节搭配规律的制约,比如例(5)中的“想”、例(6)中的“唠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受作者个人风格或方言的影响。

2.2.3 状态附着于动作

状态附着于动作,与动作有直接语义联系,与动作共同出现与消失,与动作主体或客体并无联系,在 V_1 类状语中,状语可通过下列变换式显现[方式性]、[共时性]、[-名物性]这些语义特征。比如例(1)b 可变换为:

他断断续续说着。

→他以断断续续的方式说着。

→他一边断断续续,一边说着。

→他说着的时候,他断断续续的。

此类其他例子皆可作以上分析,不再赘述。以上变换方式显示,这一类动词重叠式在语义上并不说明除 v 以外的成分。

3 伴随态动词 AABB 式状语

3.1 语义特征

所谓“伴随态”状语(记为 V_2),是指 V 在语义上以某种方式对动作 v 进行修饰描写的同时,又与 v 一起对动作行为主体或客体进行描写与陈述。在这一点上, V 不是一个黏着性的成分,而可看作是一个与 v 并立的成分,联合说明动作的主体或客体。所以,这类重叠式首先也应具有[方式性]。例如:

(8)黑孩歪着肩膀,双手提着桶鼻子,趑趑趑趑地走进了桥洞。(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9)他哆嗦了半天,终于大叫起来,磕磕绊绊地冲进了村巷。(刘恒《伏羲伏羲》)

(10)女人踉踉跄跄地走进了。(莫言《拇指铐》)

(11)父亲摇摇晃晃地来了,母亲举着棒打成光杆的

① 所标义项号码依照《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② 对时间的长短,我们作了简单的语音观测,发现:读音为“中轻中重”的重叠式费时很短,读完不超过1秒;读音为“中重重重”的重叠式,因为都要读出本音,听起来较清晰,费时稍长,读完超过1秒。

棉花柴。(莫言《枯河》)

(12)他背靠团在床头的被子,两只猪皮鞋摇摇晃晃地蹭着床单。(刘恒《虚证》)

在例(8)~(10)中,状态“趑趑趑趑”“磕磕绊绊”“踉踉跄跄”指的是动作主体“进”某处时,主体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时性”状态。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动,当然不会“趑趑趑趑”“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这是一种与动作“进”同时出现的状态,因而是[共时性]的。

在例(11)、(12)中, V_2 所在的句子的主语都是名物词,所表示的状态是“名物”所应有的。动作主体“父亲”自然可以“摇摇晃晃”,动作客体“猪皮鞋”受外力作用也可以“摇摇晃晃”。可见,此类重叠式状语具有[名物性]。余以类推。

所以,凡是与[方式性]、[共时性]、[名物性]这三个语义特征相冲突的,都不能表示“伴随态”。 V_2 的这种语义特征,可从 V_2 所在句子的形式上找到相应表现。

3.2 外部形式

3.2.1 语音特点

经过检测,发现此类重叠式的读音与“黏着态”重叠式一致,一律读为“中轻中重”。

3.2.2 “地”的自由隐现

V_2 在语义上是表示动作行为主体或客体在动作之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伴随状态,因为其状态的[共时性],与动词的“时间性”相配,因而 V_2 与动作 v 在语义上的联系也是较为密切的,“地”字隐现是较为自由的,与“黏着态”相比,理论上来说,带“地”的机率要高一些。但这也要受个人风格、音节搭配等因素的影响,在我们所考察到的47例语料里,仅有1例不带“地”:

(13)哥晃晃荡荡地走了,嫂子歪歪扭扭地走了。(莫言《欢乐》)

(14)他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曲波《林海雪原》)

(15)小铁匠一起一伏晃晃悠悠地在石栏杆上跑着。(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3.2.3 状态伴随主体/客体

第一,状态与动作有直接语义联系,同前面所讨论过的 V_1 类状语一样, V_2 类状语也可通过相同的变换式显现[方式性]这一语义特征:

(16)随后开始踉踉跄跄地挪动,上身大俯大仰左右开合,似乎已不胜酒力。(刘恒《虚证》)

→随后开始以踉踉跄跄的方式挪动……

第二,状态 V_2 是随动作发生而显现的,与动作在时间上是共始终的。这种“共时性”,可通过移位、添加等变换手段,构成“S + v + 之时/的时候,(S) + V + 的”或“(一)边 V_2 (一)边v”结构,来显现[共时性]、[名物性]这些语义特征:

(17)他笑着攀上石栏杆,一松手,抖抖撒撒地站在石栏杆上。(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他站在石栏杆上的时候,抖抖撒撒的。

(18)陈昊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王蒙《夜的眼》)

→陈昊和另一些人边挤挤拥拥边上了车。

可见,此类动词重叠式都能与动词断开,把状语 V_2 提升作谓语。这正是 V_2 在语义和功能上双重性的表现。关于这一点,邢福义先生曾提到过:“许多状语,特别是表示性态的状语,跟谓语往往相通。……如果不用‘地’,语音上有停顿,那么它们就往前靠向主语,转化成为谓语。”所不同的是,“同样的词语,作谓语时重在述说人或事物,作状语时重在描写行为状况。”^[6]

4 自由态动词 AABB 式状语

4.1 语义特征

所谓“自由态”状语(记为 V_3),是指 V 在语义上与其后面的动作 v 没有“以某种方式”的直接修饰关系,而只是对其前面的动作行为主体或客体进行直接的陈述。可见,此类动词重叠式状语在语义上首先体现为[-方式性]、[名物性]。具体来说,是指以下类型的表达式:

(19)桥洞里很暗,他摸索摸索地坐在老铁匠的马扎上。(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20)还要摸索,光脚适时地踩到了镰刀柄,冒汗的大手哆哆嗦嗦地抓紧了它。(刘恒《伏羲伏羲》)

(21)石头跟石头不接缝,泥也稀溜溜地黏不住,瓦刀哆哆嗦嗦地竟险些砍了手背。(同上)

(22)他们啊,商商量量说去宝岛旅游呢。

(23)这次考试吧,对对付付地就及格了。

在例(19)、(20)中,动词重叠式“摸索摸索”“哆哆嗦嗦”都是分别在后面的动词动作“坐”“抓”产生之前就对动作主体“他”“手”进行陈述的,因而其状态与动作是[-共时性]的。

在例(21)中,动词重叠式“哆哆嗦嗦”实际上和后面的动词动作“砍”并不存在客观现实上的时间关系,而是体现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哆哆嗦嗦”表示“险些砍了手背”的原因。从这个角度,也认为此类重叠式状语具有[-共时性]。

例(22)与例(21)类似,只不过此类中的“商商量量”和后面的“要去宝岛旅游”所表示的是同一行为:“要去宝岛旅游”说明“商商量量”的具体内容。自然也是[-共时性]的。

例(23)中的动词“及格”甚至不表示动作行为,它与前面的“对对付付”自然谈不上“时间关系”,所以当然算是[-共时性],它们的逻辑语义关系可看作:“及格”表示“对对付付”的结果。

在所考察的语例中,就动词重叠式和动词动作的时间关系而言,目前仅发现和分析出以上4类关系:客观时间的先后关系、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动作与具体内容的关系、动作与结果的关系。而且绝对数量并不多,仅6例,占总数的8.9%。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此类句子中的 V 和动作 v 之间承载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关系,其决定了对 V 和动作 v 的选择会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说话者一般较少采用此类单句形式,即使要表达,通常也会选择复句的形式。

所以,凡是与[-方式性]、[-共时性]、[名物性]这三个语义特征相冲突的,都不能表示“自由态”。V₃的这种语义特征,可从V₃所在句子的形式上找到相应表现。

4.2 外部形式

4.2.1 语音特点

经过简单的语音检测分析,发现此类动词重叠式内部语音表现是不一致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AABB整体上不可拆解且A、B不可易位,按读音用力轻重一律都读为“中轻中重”,实际上,此类重叠式与前面讨论的“黏着态”和“伴随态”的读音轻重模式是一致的;另一类是AABB整体上可拆解且A、B可易位,按读音用力轻重一律都读为“中重中重”,比如例(3)中所举的那两个重叠式“缝缝补补”“摔摔打打”,实际上,经过语音检测,AA与BB之间有停顿,但停顿太短以致于书面上不显示。

4.2.2 “地”的结构完形作用

在所收集的语料中,V₃-v结构中无一例是状语与动词紧紧连在一起的,都是要么带有“地”字,要么带有一定的关联词,即使没有“地”和“关联词”也总是要附上一一点赘余成分。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在这一类状语与动词的组合中,起到的是一种强制的联结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结构的完形作用。比如上面所列举的例(19)~(23)的这类重叠式的后面去掉“地”或什么都不带,那么剩下的状中结构就比较难以单说,如“桥洞里很暗,他摸索摸索坐在老铁匠的马扎上。”可见,此类重叠式后的“地”字不是自由隐现的,而是必须出现的。

4.2.3 状态陈述动作主体/客体

此类状态仅与动作主体或客体保持直接的语义联系,具有[名物性]、[-共时性]。根据上面初步讨论的不同小类,可分别通过变换式将它们的这种语义特征凸显出来。

对于表“客观时间的先后关系”一类,可通过分别添加“(一)边”,构成“(一)边V(一)边v”句式来显现,例如:

桥洞里很暗,他一边摸索一边坐在了老铁匠的马扎上。

对于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一类,可通过变换成“因果复句”的形式来显现,例如:

石头跟石头不接缝,泥也稀溜溜地黏不住,由于瓦刀哆哆嗦嗦,竟险些砍了手背。

对于表“动作与具体内容的关系”这类,同样可通过相应的变换式体现,比如在动作动词后添加一定的赘余成分,例如:

他们商量量说要去宝岛旅游。

对于表“动作和动作结果的关系”一类,通常可以在谓语动词之前添加“就、竟然、便”等提示有新情况或新结果的关联副词,例如:

这次考试对对付付就及格了。

他数数衍衍竟然通过了。

以上所有变换式显示,这一类动词重叠式在语义上都只直接说明表动作主体或客体的成分。

5 结 语

在动词AABB重叠式作状语这一问题上,本文的视点集中在这种状语在句中语义指向的复杂性上,并通过语义特征与内部和外部形式显示。总而言之,动词AABB重叠式状语之所以在句中大体呈现出以上三类语义指向,归根结底在于:单个动词进入AABB格式后,格式所带来“反复义”经过听说者主观心理的“重新分析”^①,完成了从客观“过程”上的“反复义”到主观心理“量”上的“多义性”的分析,从而进一步引申、泛化,形成一个由动作义不断虚化而描写义不断实化的有关语义发生不同程度变化的连续统,并且结合这一连续统分析,对处于连续统上的三个不同阶段(即本文中所指的三类语义“态”)各自在各类语体上的语用频率差异作出了一个解释。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汉语量词研究范畴[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2]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 邢福义.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4] 张谊生. 现代汉语动词AABB复叠式的内部差异[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1): 58-62.
- [5]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2-8.
- [6] 刘大为. 语义蕴涵与修饰性成分的移动[J]. 世界汉语教学, 1992(1): 17-22.

(责任校对 罗 渊)

① 所谓重新分析,源自Langacker,国内学者王灿龙亦曾有过明确解释,认为它完全是听读者在接受语言编码时所进行的一种心理认知活动,听读者不是顺着语言单位之间本来的句法关系来理解,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看法(通常都是在一定的诱因作用下)作另一种理解。这样一来,原有的结构关系在听读者的认知世界就变成了另一种结构关系。关于从动词到动词AABB式的语义重新分析机制,笔者将会另文重点讨论。